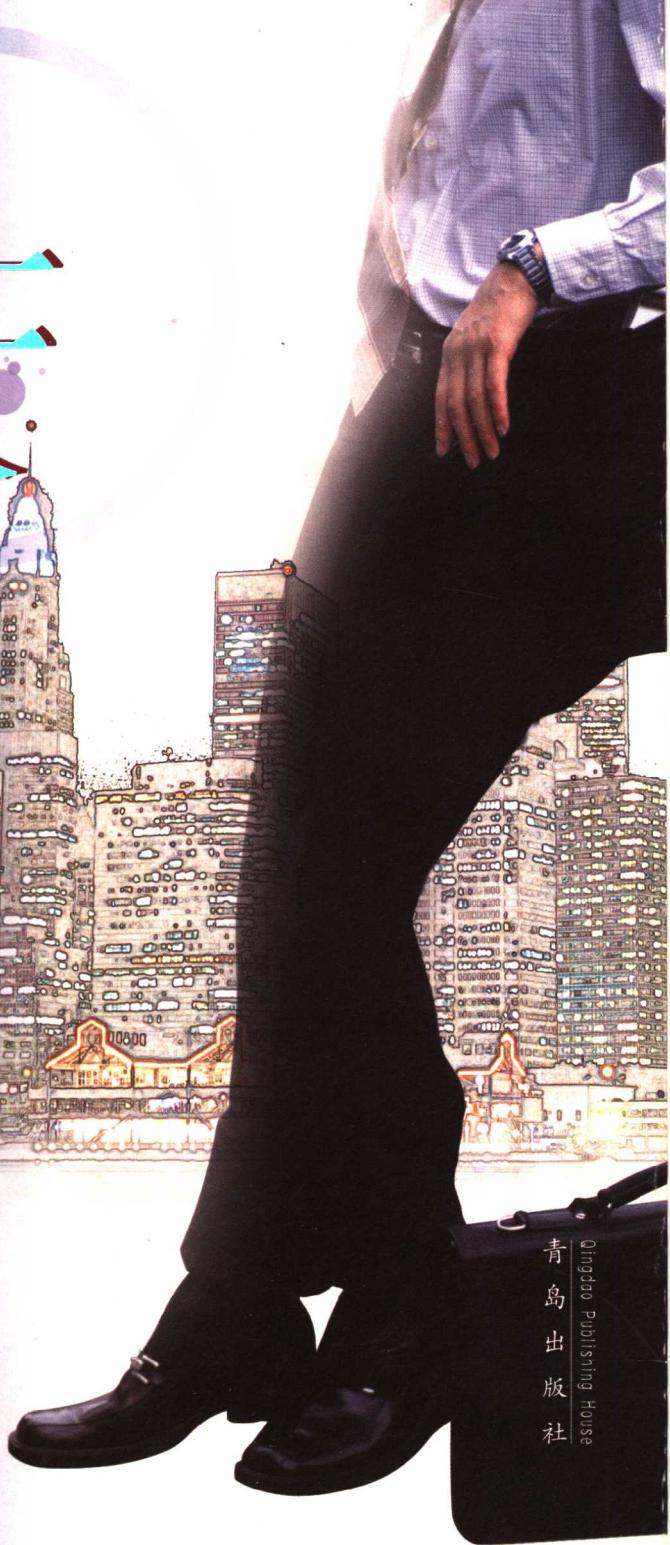


今天 你过得好吗

刘杰 著

两个人从饭店里出来，夜色中的青岛别有一番风韵。那被高楼包围的海面，那被夜幕笼罩的山峰，那被灯光装饰起来的心也像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岛出版社

刘杰 著

今 天

你过得好吗

没个人从饭店里出来溜肩膀。已经快晚上十点了，李玉琪心烦极了地摸着红发慢慢地往马路牙子上走着。

夜色中的街道没有一盏路灯，李玉琪的心也随着夜里的寂寞一并，在李玉琪深邃的眼眸中一点点地暗淡下去……

李玉琪慢慢地走着，脚下的步履也随着头发出来，不慌不忙地摇摆着，似乎觉得这样才对味。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天你过得好吗/刘杰著.—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6

ISBN 7-5436-3691-3

I. 今...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602 号

书 名 今天你过得好吗

作 者 刘 杰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611-8664 传真 (0532)85814750

策划编辑 刘 咏

责任编辑 赵文生 邮箱: sdhbzws@163.com

封面设计 程 皓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8.25

字 数 160千

书 号 ISBN 7-5436-3691-3

定 价 19.80元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5814611-8628



刘杰和《今天你过得好吗》(代序)

李 明

不论是对文学还是对文坛，擅入者刘杰和他的《今天你过得好吗》，都是个可以新鲜一段时间的话题。这个新鲜度不仅是来源于作者和作品因为迟到而带来的陌生感，更在于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叙述的非常态所产生的诱惑。而恰恰是后者，使刘杰在一个特定的话语接受环境下，成为了一个有限规则的破坏者，一个传统写作的异数。

和其他可以比较的贸然进入者不同，刘杰出现的时候，已经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激情年龄，这使这个具有反叛色彩的异数，在一个常规的评判标准下面，立刻就变得有趣起来。它对所谓成熟个人经验的校正，提供了一种冒险的可能性，使观众和读者有热情持续地追问结果。尽管，这个预谋的结果可能一直没有结果。

在《今天你过得好吗》被制作成传统出版物之前，这个集合了诸如商业游戏、婚外性爱、激情、背叛、欺诈和不确定的生存希望等流行元素的城市故事，就已经开始通过网络大范围流传，而写作者有意设计的网络阅读悬念，则在一定时间内使

《今天你过得好吗》



得这个并没有超越界限的平常故事成为了一个传奇。在我看来，刘杰的这个设计和其在网络阅读者中间制造的历险经历，和他讲述的故事一样，具有很大的游戏色彩和欺骗性，也正是因为这个游离了习惯秩序的非典型方式，使刘杰成为了一个被关注的现象。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人群事实上一直是生活在《今天你过得好吗》里面描述的以男欢女爱为主要线索和结构的现实世界上。刘杰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并且他试图在实践这个价值系统的过程中，完成一个城市故事的演绎。这是刘杰的另外一副面孔。在这个时刻，他直面生活，细节化生活，刀子嘴豆腐心地数落生活，每每在酣畅淋漓之处可以话锋转换：这里“上演”的，难道不是“你”今天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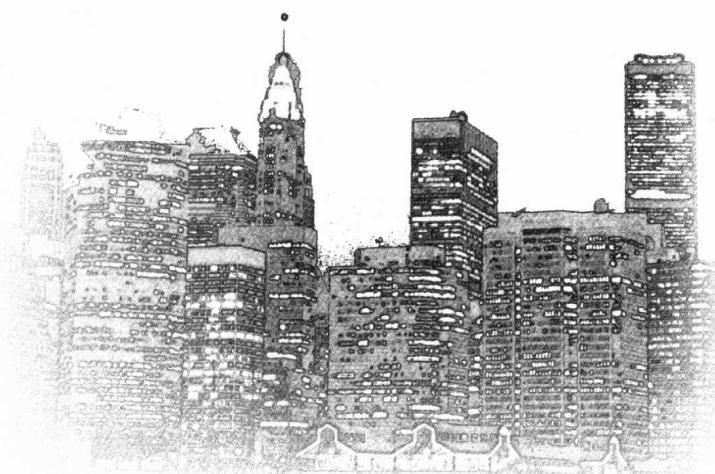
人，生而不是蚂蚁。如果真是蚂蚁，下雨就一起搬家，有米饭就一起往家抬，捡到一只死在路上的蜻蜓就可以过一个冬天，其实也不错。然而，我们是人，并且，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有那么多必须要做不得不做可是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才是刘杰的“庐山真相”，是这个非常态叙述者不容易隐蔽的真实。我愿意相信，《今天你过得好吗》中间那许多无奈的成年人，是作者是你是我是他是演员，是每一个读者自己。

读完刘杰的全部文字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你过得好吗》这一题目本身便是一个讽刺与悲悯。在这个故事里，

男一二三与女一二三，甚至一众龙套跑手，哪一个都可以算得上“过得好”，但是，每个人再扪心自问一句，谁又真的能得到一个肯定明确的满意答案？

是我们把生活过坏了，还是生活把我们过成了坏人？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读者都有机会在刘杰的故事中间找到答案。



上 部





李志宾出差刚回来，就和他老婆在家里吵了一架，搞得他整整一天过得都很郁闷。原因是他回家以后，就急不可待地和他老婆于华上床完成“作业”。事毕，于华下床要把他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洗衣机里。李志宾躺在床上，忽然看到于华正在翻他的口袋，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就沉下脸不高兴地说：“你现在怎么这么多的毛病啊？学会翻口袋了？”于华开始也没生气，还半真半假地开句玩笑说：“李志宾，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呀？在外面有了艳遇了？如果没有鬼的话，你紧张什么？”

这句听起来很平常的话，却把李志宾给惹火了，赤裸着身体就从床上蹿下来，从他老婆手里一把把自己的裤子夺过来，眼睛一瞪说：“你什么意思？我最讨厌别人翻我的东西，你又不是不知道。”说着就把裤子给摔到了一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

于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脾气急得像个快芯子爆仗，一点就炸。一听李志宾在骂她，跟着火就噌地蹿了上来，瞪眼扒皮地一只手指着李志宾的鼻子说：“李志宾你再给我骂一句，再骂一句试试。”李志宾也不客气，随口就又骂了一句。于华怒气冲冲地转身抄起床上的一个枕头就狠狠地砸过去，李志宾毫无防备地被打了个趔趄，一屁股坐到了旁边的沙发上。他心里的那股火一下就被点着了，反手把那枕头又狠狠地给于华扔了回去，恶声恶气地骂了一句，起身穿上衣服把门一摔就走了。下了楼，于华在阳台上

还在气急败坏地指着他的背影骂：“李志宾，你好样的今晚别回来！”

李志宾听见了之后，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但是没有回头，他似乎根本不理睬她的叫骂，随后扬长而去。一直拐到马路上，他才掏出手机给王浩打了个电话，问他有事没事。王浩在电话里说：“我都快郁闷死了，于珍出差一个礼拜了，你也不打个电话问候问候。”李志宾说：“没事就出来吧，我在海边人等你。”

海边人是漳州路上的一家酒吧式酒店，老板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很会经营，最早的时候是在汕头路开了一间很小的门头，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东部颇有影响的酒店了。海边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是环境还是菜品比较适合像李志宾他们这样的小资群体，所以平时他们几个闲着没事就愿意往这里凑堆，主要就是吃那几个菜：生炒小公鸡、培根牛柳、五花肉炒大头菜和辣炒蛤蜊。蛤蜊，在青岛话里读作“GA LA”，是青岛人喝啤酒的一道主要下酒菜，主要产地就是青岛海域的胶州湾，肉质肥嫩，鲜味可口，几乎所有的青岛人都把蛤蜊当作“第一海鲜”。也不知道这里的厨师有什么绝招，这几道菜他们一伙是百吃不厌。李志宾来到酒店之后，估计王浩会马上跟到，就依旧先点好了这四个菜，又要了几瓶啤酒，自己点上烟等着。

果然过了没一会儿，王浩就来了，一进门就冲着李志宾咋呼呼地说：“你去哪里了？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关机。于珍也不在家，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平时电话追得紧，可是这两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真郁闷。”他一坐下就发现李志宾

的脸色不对，忙问：“又打起来了？”

“靠！”李志宾骂了一句，“别叨叨，喝酒！”

李志宾和王浩以前是青岛十九中的高中同学。十九中是青岛的一所重点高中，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说只要能进入十九中，就等于一只脚提前迈进了大学的校门。读高中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分开了，可是毕业后又凑到了一起。李志宾学的是经济管理，毕业后在一家国企里面混了三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在国企工作，一是工资比较低，一个月就挣那么一千多块钱，实在不好做什么；其次在这里也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国企讲究的是论资排辈，在他前面已经排了好几位“海龟”、博士和硕士，等轮到他这个本科生的时候，估计黄花菜都凉了，而且如此长期在国企混下去，极有可能连自己的专业也都跟着荒废了，于是他就想跳槽，去一个更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单位。也就在这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了美国一家叫做“My Home”的保险公司要在青岛设立代表处，正在刊登大幅广告招聘人才，于是就跑过去应聘业务主管，结果因为他一口流利的英语把主考的老外都惊得差一点跌倒，所以就被直接录取。王浩是学机械制造的，按说毕业应该去企业才对，他父亲觉得去企业怎么说也不是很保险，就通过市里的关系，硬是把他塞进区政府，去年通过了公务员考试，被安排到了某街道办事处，继续做他的小科员。

王浩是属于很能“忽悠”的那种人，他和李志宾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喝啤酒像喝水似的，闲着没事往一块凑，怎么着也

得对付个十瓶八瓶，尤其是王浩那张脸，极具欺骗性，喝一瓶和喝十瓶一样，都红得像关公。他见李志宾在一个人闷着头喝酒，自己也就没了情绪，两只眼睛东张西望地开始捕捉目标，忽然一歪头看见了一个女人也正在往他们这边看，自己感觉很眼熟，但是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就推了李志宾一把说：“那女的你认识吧？”

李志宾看了之后也感觉眼熟，就是想不起来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两个人正在这低头想这个女人究竟是谁的时候，没想到那女的已经大大方方地走了过来，就站在跟前。搞得两人都感觉很尴尬，连忙站起来说：“来了？一起坐坐吧！”

那女的还真就不客气，直接就在王浩旁边坐下了，眼睛看着李志宾说：“是不是想不起我是谁了？”

李志宾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的，只是觉得很面熟，可是还真的忘了在哪儿见过了。”王浩也随声迎合道：“还真是忘了在哪里见过了，你给咱提个醒儿怎么样？”那女的刚要张口说话，就在这时候，李志宾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是于华从家里打来的，口气依然气势汹汹：“李志宾，你有种就永远别回来。”

李志宾当着外人的面也不好发作，只好小声地说：“咱们别闹了，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于华则不依不饶地冷笑了一声说：“我别闹了？咱俩到底是谁别闹了？李志宾你别到这个时候捣鼓些猪八戒练武术，倒打一耙的景，你少和我来这一套。是你先闹还是我先闹？咱们今天把话说明白了。”

李志宾尴尬地看了对面那女人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我正在和王浩谈事呢，有什么话等我回去再说好不好？”

“回来？”于华态度极其蛮横地说，“要回现在马上就给我回来，如果要在十分钟之内回不来的话，李志宾你就别怪我不客气。”李志宾也没辙，只好说：“好好好，我马上回。”说完就把手机挂断了。挂手机的时候还故意抬起头来像个英雄似的，看了看王浩和那个女的，说：“我回个屁，你就等着吧。”

王浩一脸坏笑地望着李志宾说：“鸭巴子好吃就是嘴硬啊，都是男子汉大豆腐谁还不了解谁啊。我说志宾你也是，呈什么强啊，回去跪搓板的活谁也没少干啊。”

李志宾没好气地白了王浩一眼说：“你是宁可胡说也不能不说啊，真让你改脾气了！”

坐对面那女的讪笑着，嘴里学着最近特别流行的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台词说：“看来是嫂夫人来电啊，夫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在外面硬装着穷大样，回家后一个个就都老实了，连屁都不敢放啊。看起来你这家里事还挺复杂呀，我可不敢跟你掺和，万一再让你老婆来碰上，我可是有嘴也说不清楚。”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招了招手就走了，王浩和李志宾被干巴巴地甩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地望着她的屁股一扭一扭地离开视线。

王浩的眼睛看着那女人的背影，嘴里对李志宾说：“志宾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别惹得于华不高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李志宾撇了撇嘴说：“惯的些毛病。我今天晚上还就不回去，看她

能把我怎么样。”王浩就笑，说：“你呀，还在嘴硬！就你家于华那火爆脾气我可是知道，老天爷，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啊！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操！”李志宾喝干了杯子里的酒，又拿起酒瓶给自己添满，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王浩说，“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想看看她到底能把我怎么样。”他指了指那个女人问：“你想起她是谁了没有？”王浩使劲地皱着眉头，表情痛苦地摇了摇头说：“死活也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了。”

李志宾说：“爱谁谁吧，为了想这么个破事，再多累死几个脑细胞也没那个必要。”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烟，刚要准备点烟，忽然像反应过来什么事似的对王浩说：“今天这一顿得你来请了，我忘了今天于华把我口袋里的东西都摸出来了。”

王浩笑着说：“你这个小子，敢情你就是要出来蹭我呀！”

二

李志宾和王浩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多才晃晃悠悠地回家，不急不慢地掏出钥匙开门，却发现被于华从里面反锁了，从外面用钥匙怎么也打不开。只好轻轻地敲了几下，然后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的动静，见屋里静悄悄没有一丝反应，就把敲门的声音加大了一点，还是没有任何声音。李志宾心里开始冒火，劈里啪啦把门乱砸一通，还怕邻居听见有意见，只好憋了一肚子怒气，掏出手机往家里打电话，可是电话却传来“突突”的占线声，知道是

于华又把电话听筒给拿了下来。他不由得怒火冲天，朝着自家的防盗门狠狠地踹了一脚，一下子就把全楼所有的感应灯都给震亮了，然后又用最下流的语言恶毒地骂了于华一句，转身就跑下楼去，一个人坐在小区内的马路牙子上，心情十分沉重，有一种怒极想哭的感觉。

李志宾住在青岛市东部一个叫做“云杉花园”的高档小区内，这是他进了外企工作后才咬咬牙买下的。此前他没有房子，结婚后一直和于华在外面租房子住。租人家房子种人家地，毕竟不是自己的，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也就懒得去收拾，始终抱着一种临时的态度。后来李志宾跳槽去了外企，收入明显比过去要高了很多，小两口就开始考虑买房子的事，一连看了好几处小区，于华感觉都不是很满意，就和李志宾商议说：“买房子不是到菜市场买个馒头，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反正已经糊弄这么多年了，要么就等等再说，买就要买个一步到位，买就要买个称心满意。如果再凑合一下买个不顺心，我们还费这事去买什么房子呀。”李志宾听了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说：“有个房子住着就行了，还挑什么呀？有房子总比没有房子强多了！”于华就不爱听，瞪起杏眼白了李志宾一眼，摆出一副家长的架式对他说：“李志宾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怎么不和要饭的比呀？你怎么不和下岗的比呀？今天这事我做主，就按我的意见办！”

李志宾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按照自己眼下的能力，估计一生也就能买一套房子。后来，“云杉花园”开盘，两个人同时都看好了一套一百一十平米的两室两厅房，也就是现在他们所居住的

这套房子，把家里的钱全部都拿了出来交了首付，然后又去银行贷了另外的一部分，这样才算把房子搞定。女人有时候的直觉很灵敏，就在他们刚刚交了房款准备拿钥匙的时候，房地产价格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噌噌地往上直蹿，不到仨月房价竟然翻了两番。看着“噌噌”往上飙蹿的房价，把李志宾惊得眼珠子都绿了，想想都觉着后怕。于华得意洋洋地拍着李志宾的肩膀说：“怎么样小鬼，还是你老婆的眼光毒吧？”

大房子是住进去了，心情自然也比在外面四处租房子住的时候愉悦了很多，可是每月必须要定时到银行去还按揭，这种压力也不小。好在李志宾在外企工作，收入相对比较高，可是和很多小资白领一样，他必须拼命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保住自己的这块收入。尤其是在外企，竞争很残酷，稍有不慎就会被炒掉，所以他必须老老实实地来拼命，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一旦失了业，家庭的经济就会立刻出现赤字。

他无助地垂下头去，有些迟疑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看自己家黑漆漆的窗户，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五月的青岛，乍暖还寒，尤其是到了晚上，风还有些料峭，李志宾感到一阵瑟瑟的冷风像在穿透他的心一样，把体内的热度一点点地挤出来。平整的道路上空荡荡已经少有行人，城市仿佛已经睡去，小区内一片宁静。前楼忽然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黑夜，那哭声在这夜里似乎格外嘹亮。偶尔会有一辆汽车驶过，此外道路上再也没有任何声息。孤零零的路灯在黑夜里泼下些许的光，照亮了周围。路灯下的李志宾更像是一个孤独的幽魂，

一条黑影拉得悠长。他犹豫地看了看手机，从一连串的来电号码中，找出了一个号码，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按下了发射键。

电话的另一端响了几声之后，被一个梦游似的声音接起。李志宾对着电话有些气急败坏地说：“我他妈被人家轰出来了。”对方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朦朦胧胧地沙哑着嗓子问：“现在几点了？”

“快十一点了。”

“那你就过来吧。”

“你得下楼来接我，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讨厌，半夜三更的这个时候打电话。”对方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上了。

李志宾站起来，又抬头看了看没有任何变化的窗户，朝路口走去。

三

李志宾还没有走到小区的大门口，他的手机响了。在这寂静的夜晚，手机的声音显得特别大。他急忙一看，发现来电号码是自己家的。他迟疑地停下了脚步，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楼上，见自己家卧室里的床头灯已经亮了，透过窗帘露出了淡黄色的光。李志宾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他知道，自己那位狡猾的老婆此时肯定正站在窗前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硬撑着装作故意赌气不理睬的样子，继续往前走了几步，手机又响了。